

第四種國力

美國廿一世紀的大戰略

The Fourth Power

A Grand Strateg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蓋瑞·哈特

Gary Hart © 著



部譯印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第四種國力：美國廿一世紀的大戰略 / 蓋瑞·哈特
(Gary Hart) 作；黃文啟翻譯。——初版——臺北市：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97.10

面：公分。——(軍官團教育參考叢書：603)

譯自：The Fourth Power: A Grand Strateg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SBN 978-986-01-5300-2 (精裝)

1.美國外交政策 2.大戰略 3.國家安全 4.國際政治 5.軍事政策
578.852 97017088

軍官團教育參考叢書 603

書名：第四種國力：美國廿一世紀的大戰略

The Fourth Power: A Grand Strateg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著作權人／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發行人／岳宗義

作者／蓋瑞·哈特 (Gary Hart)

總審訂／劉慶順

審訂／陳清鎮

翻譯／黃文啟

審稿／黃淑芬

編輯／張永權

美術指導／張進龍

校對／李華強

展售處／五南文化廣場

400 臺中市中山路6號 電話／(04)22260330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02)25180207

出版者／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印製者／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四〇一廠

定價／150元

中華民國97年10月出版

初版一刷

ISBN：978-986-01-5300-2

GPN：1009702378

軍官團教育參考叢書—6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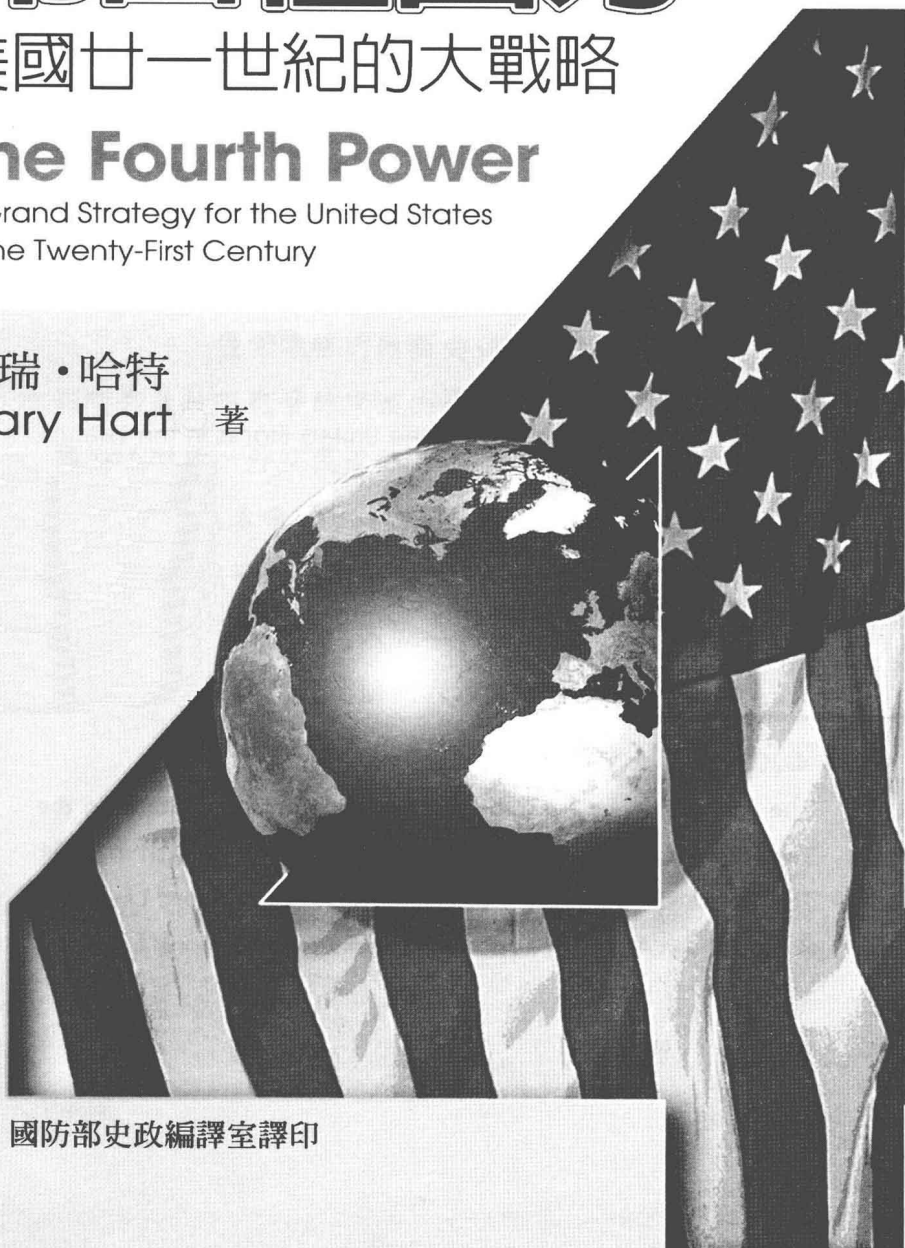
第四種國力

美國廿一世紀的大戰略

The Fourth Power

A Grand Strateg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蓋瑞·哈特
Gary Hart 著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印

原 書 名：**The Fourth Power:**

A Grand Strateg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作 者：Gary Hart

出版時間：2004

出 版 者：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The Fourth Power: A Grand Strateg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4.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好的訴求既是利劍也是堅甲。

……儘管戰略的範圍受到戰爭之侷限，
大戰略卻是放眼戰爭結束後的和平。其不僅必須整合諸般
國力（財政、外交與道德），亦須規範其運用方式，
以避免損及未來的和平狀態——為了安全與繁榮。
多數戰爭之後所出現的……和平陣痛期，
充分印證了一件事實，大戰略的領域與一般戰略不同，
大體而言仍是個無人涉足的學問……
仍然有待人們的探索與瞭解。

——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

《戰略論》（*Strategy*）



A Grand Strateg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目錄

前言.....	7
緒論.....	11
第一章 革命時代的戰略.....	27
第二章 以美國原則作為戰略要素.....	49
第三章 美國在新世紀的崇高目標.....	61
第四章 深入瞭解廿一世紀的安全議題.....	81
第五章 秉持原則的國際交往：透過機會來擴大安全...	109
第六章 新的安全定義與軍力運用.....	129
第七章 我們的身分是什麼：帝國的誘惑.....	151
第八章 復興共和國與其原則.....	183
結論.....	193
附錄.....	201
注釋.....	208

前言



本書所提出的主張雖然十分直接，但卻並不單純。廿一世紀初期充滿了革命性的新現實條件。從冷戰結束到2001年9月11日恐怖攻擊事件發生為止，美國缺乏處理這些新現實條件以及運用國力追求更崇高目標的國家戰略。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後，帝國戰略填補了此一戰略真空。然而，帝國戰略卻違背了美國立國所依據的民主共和原則。當然，美國也可以選擇其他途徑，有原則地運用美國的經濟、政治與軍事力量，以追求提供安全、增加機會與擴展自由民主等崇高的目標，這不僅是一種更能有效因應全新革命性現實環境的周延作法，更象徵著一套更為可行與有效的大戰略。此種大戰略將有助於恢復美利堅共和國的理想。

不論我們喜歡與否，美國是一個帝國的說法是長久存在的爭議性話題。有人認為，唯一僅存的議題是美國會變成什麼樣的帝國。這真是一種錯誤而危險的主張，因為其不僅誤解了當代的現實條件，也扭曲了美國真正與眾不同

的特質。儘管本書反對帝國戰略，尤其是在伊拉克和中東所顯現的霸道作風，但並不是在批評現任的美國政府。相反地，本書希望積極推動一套可用以取代圍堵共產主義戰略的全新國家戰略架構，一方面要拒絕接受過渡性或情緒性的作法，另一方面則抗拒對美國形成挑戰的神權政治。如果要界定本書所倡議的戰略特質，則最佳名稱應莫過於恪遵原則的共和體制戰略。

單靠一己之力想設計人類歷史上最強大國家的大戰略，是一種狂妄的想法。因此，本書所要表達的重點是為何需要此種大戰略、此種戰略必須經營的範圍、美國基於立國原則必須運用國力爭取的某些重大訴求，以及為何美利堅共和國的戰略和帝國戰略水火不容，即使是良善的帝國亦復如此。

肯楠(George Kennan)在1947年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月刊發表一篇歷史性論文，除將其私人備忘錄中的內容公諸於世之外，同時也為美國在冷戰世界的角色提供核心指導原則——圍堵共產主義。遺憾的是，在複雜的廿一世紀迄今仍未出現類似的崇高目標。而全球反恐戰爭勢難扮演此種角色。即便美國必須打擊這種新的禍害，但卻仍有許多積極、正面的工作等待其推動。

可想而知，本書至少冒著在兩個重大面向上遭到批評的風險：雖然本書已深入政策領域說明如何獲致某些崇高

的目標，因而跳脫傳統的戰略思維，但卻無法提出一套精細的藍圖，以充分滿足追求未來的計畫性願景。為了避免造成這種進退失據的窘境，本書的定位必須保持在可能催生下一個肯楠的「純概念性論述」，希望這個人能儘早出現。因為不當的行為往往是造成戰略真空的主因。

個人從1990年代初期就開始關注後冷戰時期的戰略，由本書附錄所節錄本人送呈柯林頓總統的備忘錄內容，足資佐證。

本論述如有所成，必須感謝許多於公於私的朋友、顧問和同事，尤其是本人之前在參議院的眾多幕僚夥伴。除此之外，本人最近又獲得「美國廿一世紀國家安全委員會」(U.S. Commission on National Security/21st Century)多位委員與幕僚的贊助，他們在美國國運上所扮演的歷史性角色，將會在未來獲得肯定。同樣重要地，我要特別感謝耶魯大學歷史系的蓋迪斯(John Gaddis)教授與甘乃迪(Paul Kennedy)教授，以及自牛津大學退休的軍事史教授歐尼爾(Robert O' Neill)，他們為筆者戰略思想的本質與歷史知識，提供基本的架構。

另外，還要感謝聰明、敏銳與努力不懈的編輯費爾曼(Dedi Felman)先生和美國牛津大學出版社。

蓋瑞·哈特(Gary Hart)
於科羅拉多州基翠奇市(Kittredge, Colorado)

緒論



大戰略係指運用國力和資源以達成國家目標之戰略。以廿一世紀的美國為例，其國力包含了經濟、政治與軍事等面向。美國在這三大傳統國力上，每一項都遠遠優於其他國家——不分敵友皆然——同時，在軍事力量方面，更大於排名其後幾個強大國家的總和。美國還掌握了第四種國力，也就是原則的力量，這個力量可能是美國在廿一世紀最偉大的戰略資產。惟其效果幾乎完全取決於美國是否能運用這項資產，以及如何運用這項資產而定。

今日的美國擁有充分、甚至於空前的力量，但卻沒有一套大戰略。美國現在並沒有一套完整的架構，以運用國力獲致其崇高國家目標；甚至連美國的國家目標為何亦眾說紛紜。我們對美國國力表面數據的瞭解，遠遠高過於國力的使用方式、時機、地點與應該追求的目標。

和平、繁榮是全體美國人民認同的普遍性福祉。然

而，這些福祉都是抽象與相對性的事物。是哪些人的和平？繁榮到何種程度？冷戰期間，支持「強大國防」就屬於此類的政治口號，當年此項口號的使用頻率幾乎已達陳腔濫調的地步。因為根本不會有人要支持衰弱的國防。

冷戰有一項吊詭的優點，那便是提供了圍堵共產主義的崇高國家目標，與簡明易懂的目標訴求。它是一項據以制定政治與軍事政策、集中資源與凝聚全民共識的核心組織原則。在1946年到1991年這段期間，圍堵共產主義是美國和多數盟國簡化型的大戰略。

此種原本在戰略上極為成功的作法，在蘇聯一夕之間崩潰後產生了重大的改變；就戰略層面而言，圍堵戰略的對象——共產主義擴張威脅——已經不復存在。在1991年年底時，圍堵共產主義的戰略焦點瞬間喪失其原有地位。美國突然成了世界唯一的超級強國，但在嘗到勝利的果實後，卻發現自己失去了戰略方向。美國在一夜之間失去最重大的單一國家目標，不僅對於自己的主要目標沒有完整的概念，也不知如何應用經濟、政治與軍事力量來達成這些目標。

在廿世紀結束的前十年，民主制度的勝利——一般稱為「歷史的結束」（end of history）——表面上帶來烏托邦式的黃金時代，事實上並非如此。全球各地充滿紛擾，其中有些還是被廿世紀後半期兩極意識形態鬥爭所掩蓋的老

問題，例如，南斯拉夫等靠人為因素組成的國家在動盪不安中瓦解，非洲部落用開山刀互相殘殺，軍閥們更將全球最強大的國家逐出索馬利亞。販毒集團甚至妄圖控制哥倫比亞，新成立的黑幫勢力在前蘇聯的政治瓦礫堆中竄起。古老宿怨所挑起的新衝突像瘟疫般蔓延各地，令人不禁懷念起冷戰時期那種戰略環境簡單的日子。混亂與此起彼落的地區性衝突成了那十年期間的最大特色。

接著在2001年9月11日那天，十九名年輕的亡命之徒用美工刀劫持了四架客機，然後把飛機當成導引飛彈，殺害了三千名美國人。最起碼，這次事件象徵了歷史的重新開始，然而卻已變成了全新而複雜的歷史。但是，不同於以往共產主義對歐洲、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構成明顯可知的威脅，這次事件卻無法提供等同圍堵共產主義的新核心組織原則。

隨著阿富汗與伊拉克政權遭到推翻，眼前的「反恐戰爭」填補了美國國家目標所出現的真空。對現任美國政府而言，反恐戰爭帶來了原本無法獲得的指導原則；但鮮少有人認為這場戰爭「本身」能代表符合美國大國身分的大戰略——運用國力達成崇高的國家目標。相反地，恐怖主義與處理恐怖活動的作法，最多僅能算是國家大戰略在新興革命性時代所必須處理的代表性問題。

瞭解當代歷史現實條件的特質，是建立此種全新大戰

略架構的第一步。相較於比較靜態而線性的廿世紀冷戰時期，廿一世紀初期具備了多重面向的革命性特質。商務與金融國際化所代表的全球化現象，徹底改變了市場機制，並開始挑戰各國中央銀行和國家主權下的金融與法規架構的權限。資本的流動和從事複雜跨國交易的國際企業集團，正逐漸動搖國家之限制。

在此同時，在歷史上與十九世紀初工業革命等量齊觀的資訊革命，正改變先進國家的經濟體，並加劇已開發與落後國家之間的差距，即所謂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矽晶片與微處理器的進步，使生產力完全改觀，徹底顛覆我們的工作環境，同時以爆炸性的速度擴大通信規模——至少對數位落差的贏家而言，確實是如此。

這兩大經濟革命已經侵蝕了自十七世紀中期以來單一民族國家的權威——即基本政治架構的基石。不僅國家金融管制架構遭受商業國際化的衝擊，部落意識、基本教義派思想、企業民營化和其他解構的勢力，都開始對國家的權威與其確保社會及經濟穩定的能力形成嚴重挑戰。不僅如此，除了恐怖組織之外，部落、氏族和幫派勢力等「非國家行為者」(nonstate actor)也開始挑戰國家使用暴力的獨占權力，以及國家提供國民安全來換取效忠的契約關係。

恐怖活動的現象代表著最後一次的廿一世紀革命，亦即衝突本質的徹底改變。國家已無法控制使用暴力（戰

爭)的時間、地點和方式，也無法確保暴力的組織與執行，能以既有的國際公約為依歸。相反的，恐怖主義及其各種前身，以及黑手黨、犯罪集團、部落、氏族、幫派等，既不向任何國家效忠，也往往不具備任何政治目標，公民社會就是他們鎖定的打擊目標。

因此，全球化、資訊革命、式微的國家權威、不斷變化的衝突本質等，都是美國據以建立大戰略架構與所要因應的廿一世紀現實條件。無視於這些新革命性的現實條件，只把新世紀當成上個世紀的線性延伸，不僅愚蠢，更將導致失敗。

另一個同樣危險的錯誤，是認定美國擁有的無敵國力能讓其為所欲為，可以濫用國力、欺凌弱小，同時只靠一己之力便能貫徹意志。當美國在惶恐之中步入廿一世紀世界的同時，一項無可逃避的現實與進入新世紀的歷史性諷刺，那就是美國是一個既令人羨慕、又令人痛恨的國家。這種羨慕大部分源自於美國和開發程度較差的世界在生活水準上的巨大落差，而全世界多數地方正是屬於後者。至於仇視的態度有部分是不清楚原因的，有部分則是酸葡萄心理。儘管如此，羨慕與仇視態度的存在是事實，而跋扈、單邊、無情和傲慢的政策與行為，更使情況雪上加霜。因此，美國除了必須瞭解廿一世紀的革命性現實條件外，新的大戰略更須認清美國的限制，這些限制條件來自